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三目錄

陸贄 十四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

宜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三

陸贄 十四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  
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  
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  
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  
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僣俛在公不敢  
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

人所損殊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

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

惠卹之大歎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多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醑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

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  
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  
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  
雨數來邱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  
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于舒慘是能  
致于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繫邦憲  
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  
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



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  
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  
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  
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襲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  
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  
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  
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

墮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

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  
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  
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  
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  
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征儻又  
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  
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  
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  
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

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  
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關  
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  
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  
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  
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  
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

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閒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

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  
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  
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惜於忖量  
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  
間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獎導寵遇踰  
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  
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  
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

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日月不疾于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  
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  
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  
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  
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  
若有阻義何由通啟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  
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  
班厯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

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  
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  
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  
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  
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  
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  
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  
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  
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



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  
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  
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  
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  
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  
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  
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  
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  
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

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于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  
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  
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  
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  
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  
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  
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  
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

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以來粲及兄丕皆厯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

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  
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  
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  
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  
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  
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  
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  
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  
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

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

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  
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  
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  
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  
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  
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  
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  
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  
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

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  
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  
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昨重遭過分  
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  
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  
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  
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  
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  
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

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  
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  
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  
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  
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  
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  
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  
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  
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裳  
衣裳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  
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  
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釁自昔國家  
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  
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  
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  
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

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  
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  
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  
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  
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  
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  
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  
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  
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

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乃是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于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眾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于朝廷行于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

間獲安郡國斯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

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奏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

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  
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  
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  
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  
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  
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  
佑盧徵李衡李異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

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  
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  
須銜制黥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  
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  
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  
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  
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  
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  
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



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  
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  
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慙遷豐敗相  
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  
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  
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  
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  
要重必斁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  
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

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忝朝經  
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  
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  
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  
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  
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眾人無異聖  
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鎮今

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

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畧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

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兌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

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厯代制禦四夷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十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

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  
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  
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  
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  
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  
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  
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  
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  
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

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  
獲濟封畧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  
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  
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  
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  
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所謂同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  
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  
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  
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

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間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



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  
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讎護吐庶蕃畜牧闢田疇  
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  
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  
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并而我之部分離  
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  
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  
以邊兵眾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  
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

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

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寒洄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

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

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如焚灼輒復效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

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

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

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  
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開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  
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  
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開輔之地年穀  
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  
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  
米貴加倍昨庶匱乏流庸頗多開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  
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  
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



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

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薦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

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令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

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  
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  
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  
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  
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  
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  
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  
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  
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

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郿

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  
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  
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  
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  
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  
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  
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  
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  
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

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

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  
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  
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  
以遂其謀威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  
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  
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  
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  
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  
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毒爾兇



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  
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  
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  
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四目錄

陸贄 十五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奏議竇參等官狀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四

陸贄 十五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  
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  
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  
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  
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  
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

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  
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  
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  
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敘者則曰非  
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  
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  
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  
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  
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

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厯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敘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

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  
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  
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  
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  
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敘之也  
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  
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  
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  
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

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  
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  
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  
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  
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  
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敘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  
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  
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  
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敘之

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愆則必蹙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馮陵



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卹竭力蠶織西  
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  
士馬列戍墮陞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  
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  
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  
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  
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  
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  
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爲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

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糧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逐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

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

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  
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  
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

三字疑

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

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  
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  
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  
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  
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  
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

守未固寇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眾無適從所任  
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  
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  
課責虧度財置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  
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  
臣聞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  
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  
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  
徇眾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

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

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  
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  
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  
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  
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  
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  
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  
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

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  
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  
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  
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  
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踈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  
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  
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  
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  
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



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  
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  
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  
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  
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  
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  
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  
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  
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

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

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  
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亡身效節者獲誚  
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  
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衰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  
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  
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  
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  
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  
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

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  
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  
得盡其力屯集雖眾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  
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  
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  
擁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  
於兵眾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  
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

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

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冗眾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僞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眾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

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  
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  
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  
捐讓救焚冀無阢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  
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  
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  
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  
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

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  
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  
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  
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  
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  
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  
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  
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縣絕斯甚  
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



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  
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  
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  
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  
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  
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  
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  
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  
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

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  
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  
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  
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  
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  
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  
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聞以  
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  
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

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  
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  
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  
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  
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  
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  
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  
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  
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

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

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

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簡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畏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

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  
休而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  
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  
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  
省擇謹奏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  
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  
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



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  
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  
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  
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  
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  
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  
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  
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  
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

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眾流何由  
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  
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  
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  
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  
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  
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更宜商量若謂恐

事體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  
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實  
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  
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  
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  
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  
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  
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  
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

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眾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

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